

《孤注一掷》《去有风的地方》都试水

## 爆款影视能生出爆款短剧吗？



今年以来，短剧热度不减，从竖屏到互动，从原创到衍生，从1分钟到5分钟、10分钟，微短剧展现出包罗万象的内容形态。除了原创剧本，一些大热影视剧IP推出的衍生短剧也逐步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

短剧《我的归途有风》播放量达1.8亿次；13集的《超越吧！阿娟》点击破1.1亿次；目前仅更新了6集的《天涯小娘惹》，播放量近1500万次——这些短剧全都是热门影视IP的衍生剧。影视IP纷纷试水拍短剧，这是一门好生意吗？



## 长短联动是大势所趋

去年，反诈题材电影《孤注一掷》狂揽38.48亿元票房，暑期档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宣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时隔不到一年推出的衍生短剧《变相游戏》同样由坏猴子影业制作，讲述主人公沈执安迷恋主播“猫咪”，并一步步走向被骗的深渊。悬疑网剧《唐朝诡事录》在2022年播出后成为一匹黑马，目前该剧第二季还未推出，衍生竖屏短剧《大唐来的苏无名》已先上线。衍生剧沿用原班人马拍摄，讲述主人公苏无名意外穿越到近现代时空，继续破案的故事。

“在续作上映前的空白期，相关微短剧的出现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铺垫作用，这是维持IP热度的一种方式，也可以使电影、长剧集与短剧之间互相借

力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相比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、票房收益由上映一个月决定的长电影，短剧能让影视IP有更长的生命周期。尤其是专业影视制作班底“下场”，也是对短剧制作质量的保证。

短剧《我的归途有风》是大热剧集《去有风的地方》的衍生剧，讲述28岁的北漂许有风为完成竞争对手的遗愿，回到家乡四川，结识了非遗美食川菜传承人谢归途的故事。衍生剧不仅在主人公姓氏上与原IP相同，女主角刘美含也曾出演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为此，也有观众期待“有风宇宙”的成形。

在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看来，长短联动IP衍生大概率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，“电影和短剧本质都是内容产品，都在跟用户发生连

接，而基于短视频账号与用户高频互动，能够更好地帮助孵化和运营IP。”比如，《超越吧！阿娟》是基于动画电影《雄狮少年》IP衍生出的真人短剧，讲述主人公阿娟怀着“开一间舞狮馆”的梦想来到大城市，在这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。“拍摄短剧版，与电影IP长短联动，能够触达更多用户，保持这个IP的热度和新鲜度。《超越吧！阿娟》单集片长10分钟，这也是探索短剧创作空间和创作边界的一种尝试。”“短剧作为一种内容形态，会跟其他内容形态一样，经历品质升级的道路。”钱立立介绍，自己在与一些机构的合作过程中发现，精品短剧的格式与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处，“首先都是90-120分钟的叙事，其次，爆款精品短剧也遵循了电影经典的三段式，只不过和电影的节拍是不同的。在镜头语言上，竖屏拍摄更多是在近景和中近景，它的光影、聚焦人物的表演、包括情绪的铺垫和故事逻辑性的延展，都会不同。”

## 形成良好的宇宙化IP开发意识

从电影、长剧集到新形态的短剧，一方面固然能提升IP知名度、扩大影响力；另一方面，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。从一个IP到“IP宇宙”，并没有想象中简单，也并非拍几部相关联的长短剧集就可解决。《大唐来的苏无名》评分只有6.2分，远低于网剧版的7.9分。竖屏、短篇幅的流行形式探索，使得正片里诡谲的案情和缜密的推理无法很好展开，成了众多网友打差评的原因。

“一个大热电影改编的网剧比原创更有理由让资本尝试。”青年电影人泊云从观众的付费意愿展开分析，他认为电影观众为内容付费意愿最高，不少电影衍生推出网剧，电影IP的受众群体为网剧付费的可能性也很高。但网剧观众的付费意愿

相比电影要弱一些，能否转化成短剧或舞台剧的观众还不好说。“能否宇宙化，这是传统影视形式的问题。目前文化行业正处于AI冲击中，可以等子弹再飞一会。”

因为商业模式的差异，无论是影视IP衍生短剧，还是平台自制、定制微短剧，都会采取不同付费模式。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有些微短剧免费观看，为的是提升影视IP热度；有些则属于“简单”，在微短剧中植入商业品牌广告；大部分竖屏短剧，采取单集付费的观看模式。出于不同的商业目的，短剧的内容自然也各有侧重。

“网剧IP建立自己的影视宇宙没有问题，互联网资本进入影视领域后，也是以宇宙化开发为阶

段性目标。”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杜梁认为，当下IP开发没有明显的媒介限制，不管是动漫、文学还是网剧、短剧，只要IP有一定影响力、有固定的收视群体，都可以向电影拓展。“例如中国动漫受众群体比较集中，《熊出没》等作品翻拍成电影后，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。网剧IP如果能够实现小众喜好向大众媒介的成功转化，也能在电影里建立新的阵地。形成良好的宇宙化IP开发意识很重要，这也是当下国产影视工业里比较缺乏的。”

身为“IP宇宙”中的一环，短剧也被视为锻炼青年创作者的重要渠道。“在没有短剧这种格式之前，操盘一个大项目，不管是电影还是长剧，门槛是非常高的。”钱立立说，“大多数短剧是由专业内容工作者生产的，不太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，它是系统化、组织化的合作，参与其中的个体有大量青年创作者。”